



吹景集卷之六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箋杜陵詩二十則

復愁詩

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注謂公以總自况
那得爾公詩有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之句其薄
總甚矣何至身擬之耶當時凝碧聞絃有不辭臣賊
如張均輩故發憤作此詩翫莫看兩字便了了矣賞

時魚殊費解或云總宦陳稱狎客冠每一詩成輒爲
後主所賞言總雖老而仕隋而其躬所被服者猶當
時之金魚也張按劉昫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
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
魚則魚袋頒自唐年故非陳隋間朝服此解未可強
通詢之洽聞者

寒雲雪滿山

至日遣興愁對寒雲雪滿山升菴云雪字善本作白
字弇州亦持此論予謂白滿山是小兒吻中語依舊

本雪字爲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牀
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
關此中有賓主句雲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杜陵復
起不易吾言

竹根稚子

笋根稚子善本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食
竹根出封谿縣閩中呼之爲鼯莊子執畱之狗司馬
云畱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正此物
也此說疑近之第以鼠爲稚子殊屬傳會或云稚當

作雉引爾雅雉之暮子爲鷄及老杜屏跡詩鳥下竹
根行證之亦未確蓋此老慣用假對爲遊戲場如高
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君呼兒對次第稚
子鳧雛亦其遊戲習也但舊注謂公長子宗文字稚
子次宗武字驥子極可咲驥子見杜陵詩宗文之字
稚子何所据按少年行云莫咲田家老瓦盆自從盛
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此亦
豈竹颺耶山雉耶宗文耶眼偶然而得竹根竹根偶
然而戲稚子神來境合寫之於詩何事鑿論潘安仁

笙賦云若群雛之從母也鳧雛傍母本借此意乃宋
儒以此詩傷時事而作噫說詩如此所謂說不得一
句閒話者也詩話行而詩道熄誠然哉

按段氏蜀記云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庾信詩野
爐燒樹葉山杯捧竹根陳晦伯援此證杜詩臥竹
根之說夫臥之與捧豈可強合耶晦伯蓋未繹詩

情耳

晦伯語本
千家註

唐人食筭詩云稚子脫錦綳頭玉香滑

閔康侯

低頭着小冠

歸來詩洗盞開新醞低頭拭小盤善本作着小冠此
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尹太原請與王無功相
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杜姓故
實亦有致

戎戎淦淦

放船詩江市戎戎暗谿雲淦淦寒須溪云此戎戎淦
淦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余謂荒荒泯泯冉冉暉暉
之類便可不煩注脚此詩劉實未曉何強作欺人語
耶按毛萇傳何彼穠矣云穠猶戎戎也古文苑載張

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戎戎注戎戎盛貌蓋野市臨
江艸木鬱蒼着一暗字可曉淦音審禮運云龍以爲
畜故魚鮪不淦注羣隊驚散貌淦淦者狀雲物散而
不定也廣雅淦溷濁也音徒感切一說云水不波也
升菴主此說謂寒雲凝聚如不波之水也此與禮運
義相左不可從須溪評詩極脫宋人窠臼此處未免
太鹵其璜之一考乎

花鬚

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藥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

花鬚頭點也隨意數花鬚黃鬚照萬花諸家注亦無及此者

岳陽樓詩

葉敬君書肆說鈴云岳陽樓詩若無吳楚東南坼一句則乾坤日夜浮疑於詠海矣不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得洞庭真景按酈善長水經注云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少陵實本此意不讀酈生書不知杜句之妙也或疑洞庭楚地何得以吳系之按盛弘之荊州記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吳

之苞山今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耳陰鏗青艸湖詩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吳楚東南自是洞庭本色確不可移又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舉秀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一浮字少陵亦不肯汎用如此

神鴉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亦老杜洞庭句或謂張勃吳錄云彭蠡有鳥善接丸行人丸飯投之高下無失至今呼爲神鴉梁劉刪宮亭湖詩檣鳥排鳥路神鴉

似非楚產也此詩覺杜老少檢點處攷岳陽風土記云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然則殘食飼鴉非獨宮亭湖也讀書破萬卷真非妄語兒哉

九日寄嚴武詩

筆乘中拈少陵亦有出韻詩駁用修畱歡下夜關之鑿然所引九日寄嚴武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余閱善本作險艱此詩原未曾出韻也晉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後來

楚辭九歌路險

難片獨後來晉曲全襲此辭

顏延之使洛詩首路踟險艱初唐王

丘東山詩盛名亦險艱孟浩然下瀨石詩及少陵彭衙行都以險艱爲韻諸詩皆本左氏險阻艱難語不眠持節此老以典屬國自况乃中丞而匈奴之使簾鈎不挂髑髏血模糊不幾躬蹈哉嗟乎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此蜀道難之所以作也

青袍白馬

至後云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舊注云甫自言止服九品服耳須溪云青袍白馬眼見小子

明景集 卷之六
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趙東山云公在嚴武之幕服
青袍而乘白馬予謂三君解詩如品字相去不遼遠
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構扇馮凌畿甸青袍如
艸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少陵正
用此語以侯景喻安史也言當此王室流離百憂咸
集爲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復有何意耶梅花棣
萼亦暗用花萼樓事傷太平盛事不復見也觀起句
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
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裏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

梁大同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侯景渦陽之敗
遣人求錦朝廷給之青布其後皆用爲袍景乘白馬
青絲爲轡欲以應謠庾子山如艸二語正當時目擊
事二詩互觀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
云銀鞍白馬青絲韁容顏花艷少年郎有時繫馬垂
楊樹逐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乘非
本浣花翁也

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得
我心狂叫黃九可見者數四須溪亦江西產未見

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黃知語
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梁書未串

耳

焦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殊可噴飯此
妄男子偽託山谷已經升菴拈出焦仍其誤何

與

古茗生迨地

溪上詩古茗生迨地善本作茗詩小雅有茗之華芸
其黃矣爾雅云茗一名陵茗鄭詩箋云陵茗之華紫
黑而繁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華
紫似今紫艸禮器正義云椹長四尺中畫青雲氣陵

茗華為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茗之榮即此也圖經云茗溪在餘杭岸多茗花故名
楊倞荀子注云茗葦之秀者然則陵茗故是水際物
讀詩題溪上二字從茗不從茗明矣

天棘夢青絲

已上人茅叟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漁仲云
天棘柳也已經用修所駁舊注以為天門冬一名顛
棘天與顛聲相近而互名攷爾雅藁即門冬注乃顛
勒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廣雅

云女木也女木不詳鶴林玉露引佛書青棘事然但
言青棘香了無蔓絲之目又喻蓮香如青棘殊覺牽
強卽譚浚明云終南長老入定事亦未知內典何出
按本艸別錄云墻靡一名山棘卽今薔薇也保昇云
所在有之蔓生莖間多刺天棘疑作山棘齊生云凱
風棘心天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誤此解殊可喜也蔓
字依舊本夢字爲正羽非蓮絲非棘曰搖曰夢從想
像間得之白羽如值其鷺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
也注云扇也可咲

齊已晚唐詩僧羅以已上人爲
齊已亦誤藁冬山海經作豐冬

白鳧行

白鳧行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園
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不食終
日忍饑西復東君不見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如今
猶避風黃鵠二語羅景綸目爲倒句與鸚鵡粒鳳凰
枝例看非也屈平卜居云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
與黃鵠比翼乎少陵陶冶此意借以自况意云作賦
摩空猶然昔之黃鵠也今且飄飄萍梗泛泛若鳧而
素心了不爲變任其波濤歲暮腥膾者終不可以食

我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此老倔強百折不回矣

先主廟

謁先主廟詩空山泣鬼神東山本泣作立妙甚蓋生擅英雄已懾老瞞之膽魂稱蜀帝猶警百神之趨立之一字真有乘回風載雲旗意讀之覺森森髮豎如陟降之不遠也大禮賦四海之水爭立此老慣以立字角勝

蕭何功曹

功曹無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叅嘗爲功曹非鄴侯也焦澹園引孫策語虞翻曰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三國志亦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耶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者坐之堂下云云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貢父偶未之思耳此墨莊漫錄所引較澹園殊確劉生月旦大是鹵莽

風吹蒼江澍

紫陽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鼓角滿天東改滿字爲

漏精絕又雨詩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
樹雨洒石壁來紫陽云樹字當作去字僕意未敢然
之若定以去對來鈍置少陵不少太宗詩昔馳匹馬
去今驅萬乘來此詩去來字必不可易若雨詩作去
字卽子瞻所謂大江東去者語便索然矣妄意樹當
作澍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
雨之澍也又洞簫賦聲磴磴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
通風吹蒼江注一語嗟峨簫瑟不可言

湛湛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或曰少陵梅雨詩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又登白
潭詩俱以去來爲對何獨於蒼江語而疑之曰樹
之爲澍無疑矣卽足下所舉二詩僕以爲去字必誤
湛湛江水語創招魂所云目極千里傷春心也若夏
雨時那得有晴春湛湛之色去字定作失字次聯云
雲霧密難開可見大江失其湛湛矣白馬潭詩云宿
鳥行猶去花叢咲不來此去字僕亦定以爲失字須
溪評云鳥則宿矣吾行猶去咲亦吾笑作者自然別
夫旣行矣而復曰猶去與俗稱牙木梳何異哉行當

讀作杭去當作失蓋此詩發端云日出野船開其不
指日暮明甚言舟行之早林鳥之宿者已起而成行
而行子猶與之相失也花叢之咲卽桃花咲人意言
吾舟汲汲往而不來花叢亦將咲其無情也須溪云
花叢在岸吾猶咲而不來花咲之與咲花必有能辨
之者

烏鬼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黃朝英並以爲鷓鴣焦氏亦主
之引元微之詩病賽烏爲鬼爲證野客叢書又引冷

齋烏蠻鬼之說按廬陵羅泌有家藏山谷箋杜詩真
蹟云峽中養雅雛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中謂之烏
鬼此公客戎涪久必得之土風元九詩語益了矣詩
箋凡六十一則皆典練可喜世有通人得盡箋之亦
是涪皤後五百年知己也

程奉之虞伯生亦同此說

青雲契濶

古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長
乎稽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
穢澤氣志凌青雲孫拯答陸士龍詩云青雲方乘芳

餌可捐達觀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觀白日北史云使君竟將我入青雲俱祖箕公遺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濶是羽可為儀直為進賢冠借用失之矣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

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

然亦未引許由語

五雲太甲解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述夫帝車南指迺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老杜五雲太甲語實本此王伯厚楊升菴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又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為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可謂精而覈矣第與華蓋西臨語亦未甚合蓋臨者親蒞其所而後謂之臨華蓋北

宮宿也終古何得西臨耶細玩子安語意星辰蕩
 越承帝車二句雷雨沸騰承華蓋二句則帝車之
 屬占星而華蓋之屬候氣了然無疑矣予故為之
 章句如左

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

按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海皆繫
 於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隋書以七
 政為七曜七政者日月金木水火土也七曜之齊俱
 聽于玉衡璇斗第二星璣第三星玉衡第五星也又

史記衡殷南斗晉灼曰衡斗之中央宋均曰殷當也

考要曰斗七星各有所屬第五主兖州

後漢書云以
 攜龍角為帝

車史記云杓攜龍角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至第
 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則玉衡之為帝車明矣帝

車南指即所謂衡殷南斗也夫子生于魯在禹貢為

兖州玉衡之所屬也

日扎云帝車五月建午斗柄指
 南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為賢士

明則道化行暗則賢良不起按七曜之屬日月五星
 出張衡靈憲及馬融尚書註不應以星日馬一宿當
 七曜也且夫子聖中之
 聖可徒以賢良日之耶帝車運而七曜齊尊無與抗

故曰道中階上一星為諸侯魯侯國也言夫子德冠
 百王不得正上階天子之位而僅為侯國產也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

隋書云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子安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魯分野在戌之奎婁奎爲溝瀆婁爲聚衆皆在西宮故曰華蓋西臨戌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華蓋之氣一臨

乾甲五帝五雲皆逡巡不敢方駕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

徐堅引漢書曰曆者序四時之端正分至之節故聖人考歷數以正三元宗懍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爲三元日月五星行軌道亦見天官書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一云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食沆瀣夏食正陽天玄地黃是爲六氣見陵陽子明經子安之意

蓋以星莫尊于帝車氣莫隆于華蓋雖星辰蕩越之餘雷雨沸騰之際而常尊常隆者猶可尋而有序也蕩越者春秋當夜中星隕後霸圖興而王迹熄沸騰者卽易之雲雷屯也語語頌至聖一字不可移易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若老杜引子安語別是一意此詩大曆三年白帝城放船將適江陵作按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逼京師帝幸陝州故有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途句鶉首長安分野麗泥途蒙塵之意也五雲太甲正用蒼帝起蒼

雲扶日意蒼帝盛德在木太昊曆起甲寅代宗正以壬寅歲卽位而改元之春實唯甲寅言國雖多難人有離心而五雲猶扶翼蒼帝巍然爲江漢之朝宗也六月曠搏扶言元振用事豪傑解體至王室有飄搖之歎如楚莊王三年不飛者然然帝亦六月息耳一朝憬焉悟乘扶搖而上九萬里風不在下哉孟啟謂少陵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如此詩不爽此論矣予少時讀杜詩輒以五雲語置臆二十年始箋之可爲慶快平生若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讀杜詩不

解太甲不為不知詩予無以應之矣

贈鄭諫議詩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亦少得其解者按賈子新書云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十釐曰分說文云十髮為程一程曰分爾雅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言文章家小者易略於微所謂蟻漏者也求之而已無遺憾大者易跳於法所謂河曲者也按之而尚有典刑作者之要不越此二語矣

吹景集卷之六終

吹景集卷之七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為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甚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為一錄熙甫菑侯而在必有賞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罍子已有
辯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
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
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姝草草索隱正義亦多
秕僻間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
臣弑其君何居應之曰發伐辛焚非弑乎疇手亦
之謂哉

克殷解

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

殷

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汲冢云王入卽位於社太卒之右羣臣畢從孔晁
云太卒屯兵以衛也按史記云武王使師尚父與
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曰大卒謂戎車
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有虎賁
三千人

毛叔鄭奉明水

張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五

味之本也又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浼齊貴
新也正義云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按歐
陽修集古錄云右毛伯古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
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
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
字也敦乃武王時噐也據歐公之言則尅殷度邑
二解斷爲逸書無可疑者而予補書之說益信質
之前聖而無疑矣

衛康叔封布茲

汲冢作衛叔傳禮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索隱曰
茲一作笠公明草也按康謚也當依汲冢作衛叔
汲冢少一封字當補公羊傳曰衛侯屬負茲爾雅
曰蓐謂之茲素問云色如草茲周禮司几筵掌五
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在右玉雕彤素漆也五席莞
纁次蒲熊也凡大朝覲設莞筵加纁席加次席祀
先王昨席亦如之注云莞菅也纁藻也次以桃枝
竹爲席次列成文也昨酢也按布茲者卽設莞筵
不言席省文也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孔晁曰采事也倅王也張按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望其名也師尚父何以牽牲也凡祭王必自射其牲祭義曰祭之日王牽牲卿大夫序從然則牽牲天子事也師之尚之父之故以牽牲命之也一曰周官祀五帝則冢宰贊牲皇甫謐云周公爲司徒召公爲司空或尚父此時攝冢宰也

尹佚筮祝

張按卽史佚也正義曰尹佚讀筮書祝文以祭社

曰也汲冢作尹逸筮

曰殷之末孫季紂

汲冢書作殷末孫受德遜先成湯之明張按紂謚也當依汲冢作末孫受孔晁云紂字受德張按孔說非也受字句德迷先成湯之明句

殄廢先王明德侮筮神祇不祀

汲冢筮作滅孔晁云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廟已下廢可知也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帝

昏汲冢作明章作彰于作於天皇作昊天孔晁云
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於是武王再拜稽首

汲冢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張按史佚祝王何緣

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當皆出矣何獨書

曰周公出耶汲冢繆矣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張按此史佚策辭也汲冢無此文膺受也或以爲

戎狄是膺之膺膺當也更改也上指天命之所屬

下言武王宜受之也或以革殷受爲句亦通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立王子武庚以下汲冢文也史記云封商紂子祿

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張按汲冢簡史記繁當從汲冢管叔下當補一鮮

字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畢公下有衛叔無表閭事當
依史記張按史記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
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皇甫謐
云商容與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至民曰吾君也容
曰非也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
海內除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
之樂記曰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又韓嬰云商容
欲馮馬徒以伐紂不克去之太行山武王官之固

辭不受史記樂毅傳曰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
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退隱尚書武成
表作式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忽鉅作巨闕以振貧弱
萌隸一句張按括古今人表作适萌氓也隸賤者
也見繁露新書左傳攷劉向新序曰紂爲鹿臺七
年而成其大三里高七尺臨望風雨服虔曰鉅橋
倉名鄒誕生日鉅大橋噐名也紂厚賦稅因噐而

大其名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於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者乎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伯達當從汲冢展作遷保玉作三巫徐廣曰保一作寶孔晁云三巫地名張按召誥序云遷鼎於洛邑三巫未詳适達人士之二也或以爲宣王時人誤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孔晁云封益其緣也張按閔天文王四友之一也書君奭篇僅舉閔天姓氏事蹟無攷史記云閔天求美女奇物文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罍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荀子云閔天之狀面無見膚揚倮註曰多鬚髯也比干墓中銅盤銘或云卽武王所銘孫卿云哭比干之墓

命宗祝享祠於軍

汲冢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張按國語曰
使各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
采服之儀宗彛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
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又
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
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
之質襍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爲之祝荀子曰出
門而宗祝有事
乃班

張按此汲冢辭也孔晁曰還鎬京也史記云乃罷
兵西歸

度邑解

孔晁無注故詳著之度於各反

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維王赴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
于殷郊

張曰獻賢也尚書大誥曰民獻有十夫徵主者卽
泰誓所云友邦冢君也不期而會何以謂之徵也
大會者若徵之而集云爾師長也衆也克殷解曰

百姓咸俟于郊迎辭也王班矣見于郊何居送辭也史記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允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

張按登幽之阜史記文也汲冢云王乃升汾之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幽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幽城在此原上蓋武王登此城望商邑張按爾雅曰大陸曰阜汾水在太原從史記作幽爲正或云汾字當爲邠卽古幽字也說

文引爾雅曰西主於沃國今爾雅正作邠字沃豈汾之轉譌耶永歎以下汲冢文也淑善也允悅也學記說命作允命荀子佞允而不曲又見由則允而倨楊倛皆訓悅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紂之不淑不能悅帝心而對越之遂命我周于今日天命匪謀不可不顯畏也以上史記不載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王至于周自口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疑有脫誤故從史記正義曰周鎬京

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

王小子御告叔旦亟奔卽王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闕王小子一句曰周公旦卽王所

曰曷爲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久憂勞問周不寢曰安予告于汲冢疑有錯簡從史記

王曰嗚呼且維天不饗殷

張按史記曰告女汲冢曰惟天不享于殷今參之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隋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誘曰蜚鴻蟻蠓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義曰蜚古飛字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也飛鴻滿壑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楊慎曰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蜚鴻馬名言

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胡應麟曰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獷羊商羊之類史記訛爲麋鹿楊用修遂以鹿臺事實之陳晦伯正用修之誤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張按張華博物志曰太姒夢梓化爲松以告文王文王曰天不享于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華之言本太公兵法据此則武王述文王語也夷羊之說武王未生時有之矣

何得云紂四十八年方見耶又周語內史過曰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元瑞何不引周語而引竹書耶然予亦未敢以左氏張華之言爲徵而可信也夫神怪之事聖人所不道也武王勝殷得二虜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一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麋鹿蜚鴻吾從遷不從隨巢汲冢也用修之論甚正第以鹿臺傳麋鹿此來晦

伯元瑞曉曉耳孟子不云乎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鴻雁麋鹿復何疑焉蜚鴻作蟻蠓王元美卮言以高誘語為據夫高誘不識乾鵲豈識蜚鴻用修復取馬名實之亦不經史記云紂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蜚之為飛昭昭矣或曰鴻雁也蜚蟲也如春秋莊二十七年有蜚之蜚語太鑿滿野汲冢作過野

云又見東方朔集

蜚鴻馬名出馬賦云其名則白蟻雞斯蜚鴻母見云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家故見災異我周乃成王業也汲冢云天自幽不享於殷

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其後既非大賢未能興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於今也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隨巢子曰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張按此說非也此時戎

衣初定亂黨尚繁殷之遺老猶有寧爲頑民不爲
膚斂者觀多士多方二誥成王時猶蠢蠢焉武王
深憂之此度邑解之所以作也武王之意蓋以紂
之伐我不得而主之其不享殷者唯天之命武庚
之立我亦不得而主之其不絕殷而建殷者亦唯
天之命按尚書多士云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
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
注曰今爾又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
簡拔服在百僚而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用也然

予所聽用唯德之庸今不爾用者非我罪是惟天
命如此据此則武王時殷士大夫早有怨周之不
我用者故曰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民之有
賢能名者卽所謂予一人惟聽用德也有虞氏官
五十夏后氏官百有二十殷人官二百有四十周
禮六官皆曰其屬六十則三百六十者周官制非
殷官制也夫者卽民獻十夫之夫不顯亦不賓滅
言殷士雖未迪簡王庭而我亦未嘗擯而滅之也
汲冢云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不顧亦不賓

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
所定天保何寢能欲難去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
暇寐戾至也飽食也卹憂也辰時也室居也恐殷
未終定後且食其憂也辰是不室言不及是時奠
我之居也天保定爾見詩小雅注保安也我來所
定天保言我何修而可以來天保也誠思及此豈
暇寐哉蓋於是而武王之憂深矣孟子曰武王不
泄邇不忘遠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武王以之

王曰旦子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
俾從殷王紂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
求天惡貶從殷王受蓋武王述不寐之故而以天
保屬周公重言王曰者史臣鄭重之辭也索隱曰
言悉求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
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張曰索隱之說非也胤
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聖人而淫刑以逞乎

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唯從紂爲虐如費仲惡來
輩餘固無所問也書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罔不
知解書者曰降宥也卽其義也張按紂已焚宜從
謚汲冢爲長

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曰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
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徐廣曰勞來一作肯來
張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殷之民卽我西土之民也
故以勞來屬周公言我之顯服九有亦惟德之方

明而已豈以力服人者哉大哉王言世祖所以安
反側用此道也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

張曰武王之歎其心湯之心者乎叔旦之泣其心
于文王之心者乎于常猶失其常度也以下皆汲冢
今文史記闕不能對下有脫簡不詳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子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
其有乃室

張曰達弟者言諸弟之中惟汝能通我志也子有

使汝句疑錯簡或曰子殷姓也言我所以處殷有使汝不寧于懷者雖幸而勝之不能永清不能者定如穀之已播難食其成此室非周之有也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于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

張曰維天使子言易殷而周天若使之也二神天地也說文亟字訓云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或曰二當作示古祗字也靈期天命也緯書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曰舜攷德運期立象所謂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也于語詞也休嘉也言天以大命集我溥天率土且無貳心而殷之頑民近有未盡然者豈予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懷之歟子者指武庚而言言牧野之舉惟是救民水火非有私惡于殷今大統已集子室卽朕室也予之心邦甸知之侯衛知之壺漿之小人裸將之敏士悅服之萬姓知之庚雖幼寧不鑒朕心焉

昔皇祖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稷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

上帝

張曰皇祖謂后稷也底至也勗勉也遺詒也義告猶義問也言自后稷以來太王之作邦作對王季之其勤王家文王之惠鮮鰥寡其黽勉以詒孫謀者惟以大義相告得昭然于天下然則朕之身作邦作對之身也其勤王家之身而惠鮮鰥寡之身也朕無義則無祖無祖則無身朕之扶義而法祖者豈啻農之望歲哉義者何也曰宜也順天焉爾已救民焉爾已若予以天下爲利而義問有不顯

焉是徒以不得配天者爲皇祖耻也夫皇祖亦知有義而已矣豈以位爲高卑哉

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張曰庚更也檀弓云請庚之班列也環衛也管子云環山于有牢省視也言武庚之心或疑予以殷爲利今予心已顯于天下汝幼子復何所疑庶幾更其習心來就三恪之列朕以汝爲侯衛永作周

賓如有虞之胡公然若朕以殷爲利是懷妻子而
蔑天人且忘祖父之義訓矣上以追其先先弗受
下以答其民民弗順卽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天
亦不下賓之而休嘉豈予降哉我之心先王之心
也先王之義也此心無不可對而深達我心者唯
汝一人今汝來視我我之可爲天下後世言者悉
爲汝言之而向者之憂其可釋然而瘳矣

聲

自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相去

張曰相佑也後後人也兄弟相我後人所謂定天
保也筮龜者卽召誥之卜宅筮龜其何所所謂依
天室也武王復曰我之拳拳焉爲予室慮者豈徒
自爲久長計哉予且天下爲公大建蕃衛列爵五
而分土三卽今用建庶建也蓋聖人不以天下私
其身者如此曹罔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
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
得武王之旨矣

叔旦恐泣涕共于王曰嗚呼且我圖夷茲殷其惟依

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共上聲相去聲

共如衆星共之共夷傷也殪也繹繼也周公恐而

泣泣而歎曰王之心微王言旦故已知之今殪殷

而有天下昊天有成命王不得而違之非王心也

命不于常在德不在險求依天室何以遠爲夫真

能繼天者上帝之所求也唯德之明義之顯而後

可以繼天王能明德顯義隨其所宅皆天室皆天

保矣天何難佑我後人哉蓋成王他日營成周而

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其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亾此求

茲無遠之意也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易去聲毋讀爲無

張按史記汲冢文同易汲冢作陽毋汲冢作無索

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

之舊居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

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張按此史記文也途當作塗索隱曰杜預云三塗在陸渾南嶽蓋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之邑汲冢云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顧瞻過于河徐廣引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與汲冢文小異不知何據張按服虔云三塗太行轅轅嶠澗也

粵詹維伊母遠天室

母讀作無

張按史記文也正義曰粵者審慎之辭也言審瞻

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汲冢云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

其曰茲曰度邑

度入聲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本郊鄔周公新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張按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往營成周在成王時矣此度邑何以

稱焉蓋汲冢序曰周公既誅監乃述武王之志建
 都伊洛作洛則所稱南繫于洛水北因于刺山
 以為天下之大湊者武規之且營之及孺子而後
 能述之也不然九鼎之遷不鎬不豐胡洛之先哉
 予觀武周君臣兄弟之間均憂共惕猶若商之未
 定而統之未集者殷殷焉相儆以德相勗以義推
 誠心以安反側凜天保以布大公卒之監畔奄遷
 洛食微命褒煬驪侵七廟遂東券彼先規握期勿
 爽嗟乎百世可知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卷之七終

吹景集卷之八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史記殷本紀逸書

焦澹園曰趙子昂歸太僕梅學正俱辨尚書古文
 為偽書則今所傳湯誥亦非伏生口授矣按史記
 中載湯誥與古文絕不同其文較四十二篇似相
 類當取史記參之錄殷本紀并徐廣索隱注間有
 一得亦附之如左

序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
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

張按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信然哉乃司馬法曰
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誣矣

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張按八年於外惟神禹獨也久擬之周官禹冬而
臯陶秋也其竝舉治水之績云何疑有錯簡當曰
禹臯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禹久勞于外云云

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
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
徐廣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臯陶有功於人建
立其後故云有立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

音與有狀

索隱曰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
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

張按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鄭玄注云蚩尤霸天下黃

帝所伐者夫夏命始紂率土更新當急繕寬大之
政而乃援蚩尤以厲侯服何哉蓋禹之明德遠矣
昆吾韋顧雖已就僇而餘孽且繁或有借斟尋之
說以倡亂于天下湯故援此以戒之言力如蚩尤
可以霸矣而卒有涿鹿之敗不言昆吾而言蚩尤
蚩尤神農氏之霸昆吾夏后氏之霸也曰禹曰臯
陶曰后稷皆先臣堯而後臣舜者也噫其詞微矣
竹書曰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只此一端湯心與
虞夏何異孟子曰若湯則聞而知之季札曰聖人

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真知言哉若汲冢書殷祝解
曰湯放桀再拜從諸侯之位讓三千諸侯莫敢卽
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
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此則
太似不情其詞亦與周書不類定爲後人彛入且
繫書于周何得專紀殷事可刪也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索隱曰不道猶無道也又誠諸
侯云汝爲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

女毋我怨以命諸侯

張按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今載之湯誥以方字易夫字湯誥中此語似亦後人所竄者左丘明當不妄取湯誥爲湯誓今湯誓亦非全文哉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爲鳥見今文泰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鳥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鵬鷲鳥也然則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卽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餘課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曆論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

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註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以上二則見學大律注今文泰誓也

齊佔

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征亦逸書其詞云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紀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文語極爾雅今書

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於此

史漢引詩書異同略

漢書中多與今詩文字異同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
 仲山甫作中山甫張仲作張中蕃維司徒蕃作皮中
 允膳夫允作術聚子內史聚作振橋維師氏橋作萬
 功臣表徐方既來之來作徠匡衡傳嬖嬖在疚之嬖
 作熒劉向傳滄滄訛訛之滄作歛鼃勉從事作密勿
 從事讒口囂囂之囂作噉日有食之之食作蝕山冢
 萃崩之萃作卒王莽傳不畏強禦之禦作國邦國殄

悴之悴作頽地理志駟鐵作駟載淇澳作淇與敘傳
 或哲或謀之哲作慙又史漢引書與今文字異者堯
 典俊德之俊史記作馴宅喁夷史作郁夷平秩東作
 平秩史作便程鳥獸莩尾莩尾史作字微平在朔易
 史作便在伏物厥民隩隩史作奧有鰈史作有矜釐
 降史作飭下舜典惟刑之恤哉恤史作靜今文幽州
 史作幽陵阻饑史作始饑今文五品不遜史作不馴
 五流有宅史作有度胄子史作穉子契漢百官表作
 尚臯陶百官表作咎繇益百官表作莽古今表作栢

益臯陶謨臯陶曰都史作於勵翼史作高翼夙夜浚

明史作蚤夜翊明祗敬史作振敬益稷五聲八音在

治忽史作來始滑索隱自古今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

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

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為政及忽怠者是也罔水行舟罔史作母勅天之

命勅史作陟颺言史作揚言禹貢刊木刊漢書地里

志作棊衡漳之漳漢作章島夷之島史漢俱作鳥濟

河之濟漢作沛兖州之兖史作沈澶沮之澶史漢俱

作雍厥筐之筐漢作棊澶溜漢作惟留廣斥史漢俱

作廣瀉縻絲史作會絲夏翟之翟漢作狄泗濱漢作

泗瀕暨魚暨史漢俱作鳧彭蠡既瀦瀦史作都陽鳥

攸居攸漢作迨瑤琨漢作瑤瓊沿于江海沿史作均

達于淮泗達漢作通孔殷史作甚中沱潛之潛史作

涔漢作潛羽毛史作羽旄逾于洛史漢俱作雒滎波

史作滎播孟豬史作明都漢作盟豬岷嶓史作汶嶓

青黎史作青驪西傾漢作西頃是來漢作是徠崑崙

史作昆侖陪尾史作負尾孟津史作盟津大伾史作

大邳泲水史作泲水導滄史作導滄滄浪史作蒼浪

至于禮史作至于禮東迤史作東迤四隩史作四奧
刊旅史作栻旅男邦史作任國西戎卽敘之敘漢西
域傳作序甘誓拏戮史作祭湯誓稽事史作嗇事
正夏史作政夏大賚史作大理仲虺之誥虺史作囁
荀子作中歸說命傳巖史作傳險高宗彤日雝雝史作响
雝維先格王漢孔光傳作假王天旣孚命孔光傳作
天旣付命王司敬民司史作嗣戡黎之黎史作饑一
作者格人史作假人微子父師史作太師淪喪史作
典喪出狂史作出往家耄遜于荒史作家保于喪指

告之指史作故牧誓微盧之盧史作纏如熊如羆史
作如豺如離洪範鯀陞洪水之洪史作鴻敬用五事
之敬漢五行志作羞思曰睿之睿漢作睿從作又之
又漢作艾虐乳獨史作侮鰥寡無黨無偏之無史作
毋敷言之敷史作傳沉潛之潛史作漸曰霽之霽史
作濟曰蒙之蒙史作沛漢作霽音邁衍志之志史作
資蕃廡史作繁庶恒暘史漢俱作恒暘豫恒燠史漢
俱作舒恒與王省史作王青俊民史作峻民金滕邁
厲虐疾史作勤勞淹疾丕子史作負子寶命史作葆

命大誥天棐忱辭之忱漢孔光傳作誡召誥無遺壽
 耆作無遺耆老無逸史作母逸亮陰史作亮闇嘉靖
 史作密靖君奭甘盤史作甘般又王莽傳云我嗣事
 子孫大不克其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
 天應棐謀乃亡隊命亦與今書少異洛誥無若火始
 燄燄漢書作毋若火始庸庸公無困哉漢作公無困
 我肅慎之命史作息慎顧命彤伯漢古今表作師伯
 虎臣漢作龍臣仲桓漢作中桓南宮毛漢作南宮髦
 罔命之罔史作罍漢作熨呂刑史作甫刑墨辟之墨

史作黥百鍰之鍰史作率音刷一作選惟倍史作倍
 灑一作倍蕤荆辟之荆史作臚費誓之費史作盼一
 作鮮一作獮按王伯厚云尚書文字異同者七百餘
 茲畧舉史漢如右若漢儒引書異字異義備載玉海
 及困學紀聞餘冬序錄亦不具錄
漢隸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王
君廟碑曰庶績咸熙諸書亦不載

補王伯厚詩攷

伯厚詩攷引諸書中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
 詳覈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

子是庫卑民不迷庫今作昆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

引柔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隸薛

君碑引詩永矢不愆考槃今作弗諼水經注引魯頌保其

鳧嶧韓詩于嗟歎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癆伯

文選注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薦脩身行之君子

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

也常棣文選注檀車綏綏林杜伯厚引作張張誤釋文彼交庶紆

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

正也思齊釋文烝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壘水

流貌鳧鷖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

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

注伯厚引此闕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

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伯厚

引此亦關下二句又姜后曰唯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

而匹遊文選注按此當本三家詩說此皆因學翁之所逸也

逸孟子

王伯厚玉海云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

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又錄論衡法言
 諸書引逸孟子十則困學紀聞補入鹽鐵論三則何
 燕泉引鮑昭河清頌梁處士傳序二則史慶長學齋
 佔俾引鹽鐵論堯舜之道非遠人也數語茲更得八
 則附伯厚慶長燕泉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
 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
 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吞舟之魚不居潛
 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並
 見韓詩外傳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又人

之學者其性善見荀子性惡篇人知以食愈饑莫知
 以學愈愚見劉向說苑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
 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見梁蕭綺
 拾遺錄戰者危事也見非堂書鈔世間方冊何限子
 輿逸語要自不乏恨僕家藏書都散世不乏嗜古者
 博搜之或得片語殊勝真珠船也
學齋帖嗶又引孟
 子曰吾於河廣知
 德之至也張按今本
 鹽鐵論及王逸楚辭
 章句所引並作孔子
 曰繩祖所据殊誤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伯厚載逸論語二則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又釋文

中魯讀十九事瓜祭之讀爲必祭晦庵亦從魯讀矣
今證之說文史漢與語孟文字頗有同異論語說文
以杖荷篠篠作筱色勃如也勃作孛不使勝食氣氣
作旣啓予足作跋予之足羿善射羿作琴文質彬彬
作份份瑚璉之璉作璉仍舊貫之仍作扔硜硜之硜
作磬褻裘長作結衣長友便佞之便作諱誅曰作諱
曰翼如也作趨如小人窮斯濫矣濫作盪愬子路於
季孫愬作訴狐貉作狐貍荷簣而過孔氏之門作荷
曳耒而不輟耒作擾史記師也辟之辟作僻由也諺

之諺作嘑縲綫作累繼尚德哉作上德哉吾與黠也
作葳也巫馬期之期作旗申棖作申黨歸與歸與作
歸乎歸乎便便言作辯辯言君召使擯之擯作儻末
由也已之末作篋鳳鳥不至作維不出書漢古今表
播鼗武之鼗作靴仲突仲忽作中突中矚虞仲作虞
中漆雕開作漆雕啟仲叔圉作中叔圉闕黨童子之
闕作厥棘子成之棘作華荷蕢之荷作何微生畝作
尾生晦佛盼作第盼宣元六王傳無求備於一人之
無作毋薛宣傳焉可誣也之誣作憮朱雲傳攝齊升

堂之齊作齋元后傳無所措手足之措作錯東方朔
 傳卞莊子作弁嚴子無爲而治漢隸孟郁碑作無爲
 如治薛君碑鑽之彌堅之鑽作鑄劉修碑鄉黨恂恂
 作遜遜祝睦碑又作逡逡蔣君碑遵五屏四費鳳碑
 泥而不滓洪氏以爲涅而不緇又初學記引逸論語
 云玉十謂之區注雙玉曰穀五玉曰區北堂鈔引逸
 論語云璠三采玉也升菴引逸論語云如玉如瑩爰
 變丹青此亦伯厚所未載孟子白鳥鶴鶴說文作鶩
 鶩成覲作成覲源源而來之源作諛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憇作忞接浙而行作澆浙二女果作媾迨天之
 未陰雨迨作隸曾西艷然作梵然史記梁惠王謀欲
 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又顏讐由作顏嚼鄒漢古今
 表樂正裘牧仲作樂正求牧中華周作華州食貨志
 抱關擊柝之柝作柝漢隸議郎元賓碑枉尺直擣齊
 民要術引雖有磁基作磁鎡諸家定有師承非臆說
 也

孔子於衛主癰
 疽說苑作雍睢

吹景集卷之九
蘇關學林之林非辨冀結蕭源示賞野珠只直蘇齊
素樂五獲外中非樂五求外中華風非華則食資志
文徵孟子蘇太王去派又賁豐由非賁置鴻敷古今
朱劍雨安非線曾西鯁然非致然史詰梁惠王驚然
蘇景然非念對泚而汗非竟泚二女果非數安天之

吹景集卷之九

董斯張遐周著
烏程
韓昌箕仲弓訂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十曰並出今人但知堯年而不知胤甲八年亦有此
孽後元年今人但知漢文始而不知魏惠成王三十
六年復改元夜中星隕如雨但知周莊王時而不知
先紀於帝桀之十年玉化為蝶但知開元帝逸事而
不知惠王出居于鄭玉化為蜮射人老生以不准所

得書如項曼都說天上事詭妄不可信亦夏蟲不可
語冰者耶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復稱後元年則又在惠成攻元後二年矣惠成之三十六年當赧王之元年

雨金非休徵

任彥升述異載古詩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案雨
金亦非休徵禹八年六月雨金于夏邑是秋禹陟于
會稽成王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三十七年夏四月
遂有馮几之命襄王三年雨金于晉七年戰韓原秦
繫夷吾以歸盖金乘兌氣毀折之象律中夷則亦著

傷形從上而下曰雨其君當之五行所稱白祥也

驪戎來賓

宋開寶中女直始入貢乃臣構稱名太師函首已釀
于贊琛之日成王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而驪戎已
來賓矣王會圖便是黍離譜倚伏不容髮可畏易戒
履霜詩勤棄土春秋書會戎于潛皆所謂謹之幾先
也 祖宗禁日本通貢真識馭夷大體忽必烈不信
耶律信角端黷武視和戎臧之與穀耳

五觀 彭祖

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亶云啟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卽太康昆弟也酈元水經注亦因之按書五子歌倦倦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管蔡况之王伯厚已有辨攷竹書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卽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有畔觀縣當据觀之畔而名之耶彭伯卽籛鏗此一則可錄彭祖佚事又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一曰昆吾二曰參

明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彭祖者一產六兄弟且皆從脅而出則所謂修己背垢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又不足怪矣昆吾霸于夏彭祖卽大彭也霸于商季連芊姓楚其後也霸于周三兄弟爲三代三霸尤奇之奇者一云彭祖至殷末七百年二十年遁入流沙不知所終此與他所傳唾近而杖遠者亦異并著之。

宜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并彼鸞斯一章嗚咽不能竟讀然宜曰亦僅歌瑣尾

未若武丁之殪孝已也借手腥膻遷我錡鼎熊蹯不
熟推刃何殊真古來亂臣賊子中第一非幽王之罪
人實文武成康之罪人也說者率以社稷爲重君爲
輕解之效當時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
號公疾風勁艸哉秦素號虎狼餌邠岐田其無足怪
使晉鄭明冠履大義奉余臣于宗周臬宜曰而謝其
父周家有祭主天下有人倫百世祀之可矣計不出
此而覲焉戴殺父之賊以爲君不過以彤弓秬鬯抹
殺倫理兩字耳噫聖人安得無春秋

胡傳用逸周書語

先儒駁汲冢書爲不經乃康侯傳已卯蒸採周月解
中語今節錄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
于夏除民之灾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
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
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
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
月以紀于政又其傳西狩獲麟孔子曰我欲見之空
言不知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亦全錄緯文此老說經

遠勝乃郎致堂史論趙大州先生言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不朽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長卿不典鸚鵡裘不能使邦君負弩子雲不卻富人萬錢不能捧筆從豹尾後手中多一錢腹中便少一字始皇帝燔書爲十二銅人張本耳管城子與孔方兄真不兩立哉

或問南陽以錢爲神可也謂之兄何居曰只是金戈戈耳客大咲

奠雁辨

澹園老人辨昏禮奠雁曰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

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見婦翁時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援儀禮爲券殊確適閱後漢昏禮首玄纁羊雁解云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漢人語精簡不可及董生曰此雝雝鳴雁義疏也漢昏禮見白六帖今范蔚宗書不載者

章懷注皇后紀亦引此語微有異

霍大將軍

霍大將軍元妃東閭氏見前漢書注後妻顯一服淫婢子耳至今與孫壽並舉此第一不學無術處然亦其上有以啟之當年金屋猶貯阿嬌更衣不進衛子

何煩令狐茂壺關一書博陸之不懲博望神奪其魄
哉霍光妻一產二子見西京雜記光
又有典衣奴日還車見雲笈七籤

舍利受福

漢昏禮中復紀舍利受福二獸解云舍利獸廉而謙
受福獸體恭心慈斯大禹山經所未載按蔡質漢儀
正月旦天子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隋
書音樂志大業中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有舍利先
來跳躍激水滿衢此即漢昏禮中物哉乃小本彌陀
云鸚鵡舍利疏稱梵語舍利此云鶯鶯又隋書婆利

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則舍利復是羽族矣受福不
見他書唯南齊志云玉輅漆畫輪受福輶又云金塗
受福望龍諸校飾又云祭戟織成衣金塗沓駐及受
福晉張敞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銀龍頭受福
蓮華鈎鑲四副則江左時玉輅銀鈎猶有此製此獸
不知作何形模唐後殊不聞此又蒲葦二種解云蒲
衆多性柔葦柔之久按荀子云與時屈伸柔從若蒲
葦樂府焦仲卿妻蒲葦紉如絲源此哉

舍利非舍利辨

舍利獸博徵群典無可據鄭康成姻禮謁文贊云舍利爲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詈西京賦舍利廐化爲仙車注舍利獸名性吐金又曹子建輦舞歌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梁元帝纂要秦漢有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此與漢儀隋書所引正合舍利當爲舍利無疑

騶虞

山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于嗟乎騶虞意卽此陸璣疏

云白文黑章此云五彩畢具微不同瑞應圖云酋耳如虎絕大不食生物能伏虎豹王會云史林以尊耳則騶虞有四名矣而賈生姝以爲誕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本韓詩章句說果爾則王會所紀西申之鳳規矩之麟亦豈野鳥爲鸞歟騶詩傳作鄒歐陽公羅長原焦先生同賈說小有異喜新太過耳歐公不信河圖洛書何有騶虞哉野客叢書太倉稊米二書辨之甚詳茲不復載王伯厚云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羅願爾雅翼以騶虞爲馬亦

有見

用修引蹇叔處干語

用修解出宿于干引韋氏曆紀云蹇叔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蓋虞字訛為于于又訛為干字三寫烏焉成馬蹇叔又百里之誤也飯牛一事猶好事者為之况漢人說春秋事乎即西晉一令升或云干姓或云于今其裔了不知所從用修依此解經真蠢直不可耐

肅雝詩

用修又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云平王非周平王猶書稱寧王格王此解本毛萇傳孔穎達正義義猶未墮至云齊侯非姜氏後直竊王安石嚙語齊子由歸亦非文姜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亦非魯僖耶周頌不顯成康毛鄭俱以為非成王康王言武王成大功而安之也子由詩傳亦祖之儒先好鑿乃爾用修未超此論平王之孫子由同楊說且以齊襄公為齊侯呂伋亦不可通

章俊卿山堂考索
鄭樵通志與僕合

干非那辨

衛風出宿于干用修云干邦通開封有邦溝此据羅
 泌而誤者也邦在揚州吳夫差闕溝處杜預左傳注
 云邦溝廣陵韓江是許太尉云國也从邑干聲今屬
 臨淮本屬吳按史記紂以鄂侯為三公徐廣注鄂一
 作邦漢河內有邦城又文王伐邦括地志云邦城在
 懷川河內縣西其二十七里水涇注沁水南流逕邦
 城西故邦關也城南有邦臺朱鬱儀箋云左傳邦晉
 應韓武之穆也邦音干邦水邦關並當作邦然則邦
 非邦也邦豈得為干乎易漸之初六鴻漸于干注水

涓也小雅秩秩斯干注澗也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
 城水經注泚水又東南經干言山用修不引二書豈
 未之覩耶

舟人之子解

小東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以為舟楫之人如漢帝
 嬖黃頭郎錫之銅山恐未爾當讀為何以舟之之舟
 子由公劉章解舟奉也樂毅書奉命可幸無罪即便
 辟趨承意晦庵解云舟帶也字書帶字詁云繫佩也
 亦小人繫結于其君之意周禮云司裘季秋獻功裘

以待頒賜則熊羆之裘是華靡服私人猶諸臣弄臣
百僚是試居然清瑣點朝班矣言箕歛東人匪頒無
節侯服不堪命也古有舟姜敦博古圖讀爲周鄭康
成詩箋云舟作周裘作求謂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
使博熊羆在冥氏冗氏之職殊傳會不經一云舟恐
州字之誤春秋州公如曹傳曰天子三公稱公州是
當時三公未可知一云國語曰禿姓舟人周滅之韋
昭曰舟國名夫舟旣爲周所滅則舟已屬周內地矣
并錄之以備一說

秉心塞淵

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
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歛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
之淵有競然若臨凜然若隕之意蓋詩人謂熒澤餘
燼不絕如綫公能守其儉素戰戰焉若危亡之踵其
後衣大布冠大帛其秉心證佐歟先是戴媽處州吁
之難莊姜送之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可以類言
矣又駟之章云思無邪夫僖公用致成風委政季友
三家爲孽與大東相終如其所云思亦僅思馬斯臧

而已豈真能無邪者哉然文公星言夙駕其旣也駮
牝三千僖公去佞臣郭都閔農喜雨而彭彭伾伾之
頌作民瘠而國肥百姓凋而庶物蕃吾未之聞也修
馬政者當錄二詩日置坐右

沽酒市脯不食解

居平疑食不厭精二語與耻惡衣惡食語似相舛或
曲解曰不厭精非與精期精至不厭也若爾則記者
先作一精細觀窺聖矣何不云不厭糲耶蓋厭具厭
足義食可精也不取足於精膾可細也不取足於細

曲肱蔬水樂在其中是不厭樣子然則饔餼餒敗之
戒何居曰惡食云者對精細而言惡也蔬糲之與饔
餼餒敗遠矣因是而得沽酒市脯之說漢魯恭云孔
子當周衰亂酒醑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醑云
然聖人真不能忘情精細間乎山梁之雉五步一飲
十步一啄聖人翛然而作曰時哉時哉聖人渾身是
一時字日用飲食任運騰騰有酒滑我無之則獨醒
而已何必沽沽焉而食從酒起見也籩豆有踐無之
則羨菜而已何必市市焉而食從脯起見也直從口

腹際現出大解脫大自在法門有亦不拘無亦不管
非聖人直下指點處乎客曰子言辨矣五柳先生於
沽酒三致意焉名教繩之將無獲罪噫陶公者真善
學孔子者也公超然於是非評論之外以酒爲家直
忘其我者也公不敢背長沙公討賊之意義熙後但
書甲子江州刺史遺二十萬錢盡付酒家無贏者陶
公之酒忠臣血也孝子泉也六經百氏之糟醅而畸
人韻士之靈液也奚其沽奚其沽猶記十五年前戲
作飲食之人論略曰人無輕視此飲食也必如五斗

待詔然後不負薯蕷地黃必如天隨生然後不負未
棘之杞未蒞之菊必如上陪玉皇下陪卑田院之髯
學士然後不負江瑤柱真一酒今有人焉視聽言動
茫無自持始也人化而爲飲食簞食豆羹都延饑沫
旣也飲食化而爲人其人卽食前方丈此腹負將軍
矣每自閱之輒胡盧不休輒書沽酒酒說紙尾

內典中字義

佛典中本師見史記樂毅傳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
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祖師見漢書丁姬傳易祖師

丁將軍之玄孫居士見禮記居士錦帶及韓非子居士華鬲又魏志管寧傳胡居士賢者也侍者見國語展禽侍者曰若有殃焉在又漢書侍者李平眷屬見史記樊噲傳呂須媿屬注媿音眷長老見漢書近世之事語尚在長老之耳宰官見郭象莊子注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某甲見周禮鄭玄註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又應劭漢官儀博士凡十四人其督郵板狀曰某官某甲保舉又魏志許攸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

無我不得冀州也布施見國語布施優裕供養出稽中散集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煩惱出河上公老子注天道惡煩惱人心惡多欲幢字出方言翻幢翳也注所以自蔽翳也又西京賦云撫鴻幢東都賦云樹羽幢幢曹子建樂府云一舉必千里乘颶舉帆幢授記荊荊字不見他書釋名曰荊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也然則卽今之合同契也文心雕龍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字形半分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授記之說得此始白

綸字古有二音

閔康侯綸巾辨證據富有持論精覈張按古今人表
泠淪一作零綸服虔云淪音鰥又鄭成公綸師古曰
綸音工頑反左思吳都賦綸組紫絳李善注引爾雅
綸似綸組似組爲證音古頑切太平御覽草部引爾
雅云云張揖廣雅綸組紱綬也俱古頑切揚子法言
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宋咸曰綸青絲綬也司
馬溫公云綸古頑切又音倫蘇長公洞庭春色賦翠
勺銀罌紫絡青綸又雙鳧觀詩紛紛塵埃中銅印行

青綸坡自注姑頑反綬也綸字舊有二音郎瑛云倫
巾韻同音近詩法所忌故讀曰關此語真足捧腹春
秋時未有巾製當以綬而得名康侯所稱名綬則二
音並存名巾則舍倫無適老吏之案不可易矣

蕭子雲玄圃賦縹青綸之蓑析孫綽望海賦翠綸

扇風而繡舉

閔康侯

卍字義

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
五又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漢書敘傳鄰

皆作𠂔古鄰字又漢隸衡立碑孫根碑俱有𠂔字釋文卽鄰字也然則鄰𠂔𠂔三字一字也攷說文𠂔字解𠂔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謹徐鉉云謹俗作喧非是况袁切此音義又與孟堅不同祭酒豈別有徵耶

升菴雜字誤訓

古音略云雒音鴟說文鴟鴞也詩七月鳴雒光武都洛陽去水而从佳以洛作雒按說文雒字訓云鴟鴞也從佳各聲盧各切鴟伯勞也古閬切鴟或從佳雒自雒鴟自鴟不相混也爾雅雒鴟音格今江東人

呼鴟鴞又鴟鳥鸚水鳥也似鴟而短頸腹翅紫白背
上綠色江東呼烏鸚鴟伯勞似鸚鴟而大易林云鴟
必單棲鴟必匹飛攷王伯厚詩異同亦無七月鳴鴟
之文僅孟子注曰七月鳴鴟楚辭鸚鴟先鳴注卽鳴
鴟也升菴據臆說而改豳風何歟又鴟字訓云音涉
引楊雄韓信銘身油項營按此語出班孟堅十八侯
銘亦誤引

瀟字

古音略瀟字音書涉切引董仲舒頌舟輿浮瀟章樵

注瀦浮掖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按荊州記瀦陽縣
東有鳳崗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鍾乳流出瀦河上思
村山弘君舉食檄云瀦漸獨穴之鯉水經注江水左
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瀦口水考兩漢地理郡國
志俱逸之唯沈約宋書劉粹瀦陽縣男又荊州有瀦
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則縣
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姚弋仲據瀦頭
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瀦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
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瀦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

則南北有二瀦水矣

唐詩用字異音

唐人詩中字音有以十讀如謔相讀如旰帆蒲番繫
俱作仄韻備見野客叢書餘冬序錄卅鉛錄筆叢說
畧諸書按韓退之縣齋詩雀鼠得驅嚇嚇音罅合江
亭詩事往悲豈奈奈音懦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
宙隘而妨妨音訪遊青龍寺詩由來鈍駮之駮音矮
酬崔四府詩貸借何患之借音迹東都詩新輩只潮
評之評音病聯句詩誰與刪荒茸之茸音冗元微之

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疴臥詩一生長
苦節三省詎行恠恠音乖又奔北翻成勇司南却是
尚尚音歪嶺南詩聯游虧片玉洞照失明鑿鑿平聲
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幕張音漲春詩藥排難犯雪
花乞擬連風乞音氣又苦思正旦酬白雪閒觀風色
動青旂思音四旦音丹又雁思欲迴賓風聲乍變新
自注思上聲白樂天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
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長慶集元日對酒詩一碟
膠牙餈膠去聲李義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

隨鈎自注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蕤
料淨食自注料平聲可補諸書之逸

紅有四音

紅本音戶公切漢書女紅紅讀作工荀子大紅小紅
亦作功用修引詩譜晉人遷于故紅借作絳字漢書
恩澤侯表有紅侯劉攽注云今有虹縣音降水經瀧
水南經曲紅縣又借作江字用矣

柏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伯益班椽作栢益又左傳伯奮仲堪伯虎仲熊之伯

吹景集 卷之九
人表俱作柏伯牙淮南子作百牙伯達汲冢作百達
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王克論衡又作帛喜柏伯帛
白百五字古通用也古樂府窮劫曲有誅夷白氏語
正指州黎被難弁州辨其僞作云太子建有子勝後
封白公非白氏王未究吳越始末耳若其辨雷兵縱
騎及秦未稱王二語自不可易

吹景集卷之九

終

吹景集卷之十

菴字義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相如賦菴蔞軒芋拾遺記漢任末編茅爲菴後漢書
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注
菴廬軍行宿室也郭冲條孔明五事云敕軍門臥旗
息鼓不得妄出菴幔魏都賦比朝華而菴藹姚秦譯
法華云猶在門外止宿草菴大涅槃經文字品云菴

者能遮一切諸不淨物於佛法中能捨一切金銀寶物是故名菴楞嚴經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翻譯名義集菴羅是果樹之名或云似奈此樹開花花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師子吼了義經長者女菴提遮大莊嚴經論云阿輸迦王以半菴摩勒捨施衆僧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云有一毒龍於菴婆林依主而住維摩經菴羅園顏黃門家訓云並立草菴所署門字俱从艸皇甫謐逸士傳焦先結草爲庵廣雅云庠廡廬庵廡舍也又云廡廡廡

廡庵也劉熙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字从广儀禮疏高宗諒閻鄭云閻讀如鶉鷓之鷓閻謂廬也說文閻閉門也閻平聲李善文選注閻猶奄也古人呼閻與奄同則菴庵閻三字同一音義也閻之一字尤古用修引菴閻以爲晉人語按相如賦云菴閻軒芋楊姝誤楊又云元人印章有以盦字代菴字者按博古圖有交虬盦伯戈盦說文盦烏合切卽俗晉字也字與音俱不同史記載禹貢壓絲之壓作盦盦字似可代壓不可代菴爾雅奄有

龜蒙之菴作弁則用修所引莽字或可代之黃魯直
復云菴非屋不當從广按漢隸建寧三年衛尉衡方
碑亦作庵字黃不見漢碑及劉熙張揖書耶所引焦
光蝸牛廬亦繆陳壽志曰焦先曰瓜牛廬非光亦非
蝸也

闔平聲漢何休讀李空同作康長公碑云長公自
號曰已菴已菴者止於闔也非地精字學乃爾
按晉王沉傳云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然則此菴
字又有容受義耶

俗語有所祖

俗語亦有所祖宋景文筆記戴埴鼠璞及王野客王
伯厚何燕泉楊用修焦澹園顧太初諸君載之詳矣
茲更得數十則吾里謂愚者曰不知鼎董爾雅釋草
云藟萬董注似蒲而細不知萬董者豈不辨菽麥意
乎語不堅確者曰活脫釋草又云倚商活脫注草生
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瓢正白活脫者豈靡然如
草意乎熟習者曰熟脫法華文句記第一云但成佛
時而熟脫之人來而避曰閃說文云陵不媚前却陵

陵也失冉切閃當作陵手推曰塘方言云塘張也廣雅作控云距也物之鎔釋者曰洋劉熙釋名曰飭洋也煮米消洋洋然也擘橙橘之屬曰杙廣雅云杙音八擘也隱跡曰畔陳後主時謠云齊雲觀寇來無處畔手取物曰攄音查方言凡取物泥瀆中謂之粗或作攄劉熙釋名云攄义也五指俱往也事穩曰妥帖杜詩千里初妥帖饋人曰作人情杜詩粒粒作人情珠曰珠子相如賦明月珠子少年曰後生儀禮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座主曰老師子華子云天下老

師先生端弁帶而說官之有職掌者曰管事李斯傳云管事二十餘年物之潤者曰匾崔融大禹碑螺書匾刻後漢東夷傳辰韓人生子皆以石押其頭令匾劉禹錫詩壓匾佳人纏臂金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殺於田頭大樹下所以閉門者曰門音范石湖桂海虞衡志門門橫關也不正曰差路差去聲唐詩云枯木巖前差路多貌不颺曰鄒搜大慧禪師自讚其像云鄒搜歛似天蒸棗以桐油入五色飾椽曰油音牖蔡襄茶錄云珍膏油其面自註油去聲生子

曰養韓詩外傳王季立而養文王扶持曰擡舉白樂
 天高荷詩亭亭自擡舉負而不償許而不予皆曰賴
 晉語曰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虛而少實曰空頭北
 史斛律金傳空頭漢合殺習氣曰毛病黃山谷刀筆
 云此荆南人毛病匠斲木而復平之曰鉋去聲元微之
 詩巨礎荆山采方椽郢匠鉋平聲牽船之索曰彈平聲子
 癸辛雜識云鍾會呼捉船索為百丈趙氏注云百丈
 者牽船筏內地謂之宣音彈熱而不甚曰温噉音吞樂天
 開元寺詩池水暖温噉博戲者立一人司勝負曰頭

家唐英華薛恁有戲擣蒲頭賦云鑿座中之奔井為
 席上之司南濕飯曰爛爾雅云擣者謂之爛音爛有
 所倚曰靠范政明岳陽風土記云江道回曲或遠或
 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枇杷之枇音辟張祐詩
 生摘枇杷酸物之柔潤者曰滑撻東坡秧馬歌聳踊
 滑汰如鳧鷖公自注云汰音撻韓昌黎答張徹詩磴
 蘇達拳跼注曰達滑也音闍姑舉一二以志其概按王
 周峽船具詩序云取竹之筋者破而用泉為紉以續
 之以備其牽者謂之百丈弁陽以為鍾會蓋襲杜詩
 註之
 調耳

今人呼茶酒器爲斃邵康節詩大斃子中消白日
小車兒上看青天

閔康侯

佛字有五音六義

佛字梵語具云三藐三佛陀簡而爲佛音符勿切佛者覺也大也按外典亦有此字異義異音吳越春秋計硯曰何順心佛命羣臣注云大也周頌佛時仔肩毛萇作符勿切云大也鄭玄音彌言輔佛是任也與佛胖同音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注佛符勿反佛者換轉其首恐喙之害人也學記其

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疏佛戾也荀子臣道篇云抗君之命以安國之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注或讀爲佛違君之意也楊子法言荒乎淫佛乎正注佛違也劉熙釋名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又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注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一作彷彿之佛分勿切說文云見不審也古韻又作非律切與黻同音見詩韻輯畧自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萬德之鴻名一舉而餘音俱廢而不宣矣然張謂餘音餘義皆可以大覺攝之一中有

多中有一重重無盡何以名之佛者弱也刑賞之
所不及格遐邊之所不及朗而舉其粗者猶能以因
果輪轉之說惕人心而之善是王政翼也故曰弼也
佛者拂也吾生也有涯而情也無涯順之則爲苦集
二諦逆之則爲滅道二諦大涅槃梵行品云順流者
謂凡夫人逆流者從須陀洹乃至緣覺大寶積經云
我當逆流而行非順流者瓔珞經云鳩摩羅伽秦言
逆流歡喜地須阿伽一波秦言逆流離垢地須那迦
秦言逆流照明地四分律藏佛說偈云逆流迴死生

深妙甚難解首楞嚴云逆生死欲流反流窮根至不
生滅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流不逆聞不反
生滅心不得而寂也故曰拂也佛者勃也人人有如
來藏長夜無明若或覆之聞道一朝若或起之古佛
齊肩與也勃焉故曰勃也佛者髴也如水中月如熱
時燄無縛無著不有不空故曰髴也

此義不可強解

獨黃香九宮賦
銀佛律以順游

拘有七音句有六音

拘之爲拘樓也夫人而知之也曲禮云必加帚於箕

上以袂拘而退注拘音古侯切荀子溝猶督儒注溝
讀爲拘拘音寇又音抽莊子云吾處身也若撼株拘
注其俱反與癩同音荀子哀公篇古之王者有務而
拘領者矣注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也說文句七
遇切句曲也本作叫漢書地理志武始漳水東至邯
鄲入漳又有拘澗水東北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拘
音矩夫然則拘之音有七也句之爲句逗也夫人而
知之也左傳公伐邾取須句又申句須下伐之漢書
地理志之寃句俱音劬左傳句芒句龍句餘句無句

瀆禮記句者畢出倨中矩句中鉤考工記倨句外轉
句兵禪柔地欲句庇謂之句弓爾雅句如羽喬九章
算術有句股俱音鉤詩大雅敦弓旣句旣挾四鍤注
句古豆反說文作穀正義云旣句是引滿之時也又
華陽國志王平句扶張翼廖化並爲將軍時人曰前
有王句後有張廖廖音力救反莊子屨句屨者知地
形注句音矩又句漏漢地理志作苟漏据此句當音
苟夫然則句之音有六也。

趙字三音九義

也一字而數義具焉者此類是也

說文乙字徐鍇云燕也其形下曲與甲乙字少異甲乙之乙音壹此音軋然釋名云甲孚也乙軋也律歷志亦以軋爲乙則兩字本可互用班椽識字豈不如徐楚金乎

黨有三音六義段有四音四義

君子不黨之黨多朗反又讀作儻他朗反漢書黨可僥倖又音掌左傳哀二十一年俟于黨氏之溝又借爲讜言之讜荀子非相篇實博而黨正注讜同汲冢

書祭公黨言亦作此解又廣雅云黨所也古以中原爲上黨見吳語子胥云上黨之國吾攻而勝之不能居其地又公羊文十三年往黨反黨注時也又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郭璞解云黨朗也曉寤貌又釋名云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段古下切从皮从二古文假借之假瑕玷之瑕昭假之假皆作段段與段不同段从殳詳見轉注古音畧按考工記攻金之工築冶皐臬段桃段音焮此又古音畧所未載也

芳苳字義

汲冢書如木旣顛厥巢其猶有枝葉如草旣薙厥藂其猶有綴芳孔晁注亦無音釋南齊朱碩仙善歌吳聲獨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美人墓碩仙歌曰二憶所歡時緣山破苳苳山神感儂意磐石銳鋒動宋書羊玄保傳春種竹木雜果爲林苳梁書王僧辯傳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苳亦不曉苳音按法華文句記第一卷云初記繁苳故須云削注苳如蒸切陳殷相積也冲虛博物紀趙襄子事云苳一作芳則知芳與

苳一字也張處度注云苳而任反草不翦曰苳又苳之與動本非一音詩苳苳爾雅云戎苳謂之苳苳又蘇桂苳俱音稔据此苳當叶冗矣亦可補古音畧

汲冢語升庵所引者張按汲冢書如木旣顛二語在嘗麥解中無如草二語商誓解云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芳其語與升庵所引亦不倫楊合二解爲一悞憶耶抑別有秘本耶

眊聳字義

按書記洞
詮有孔雀
眊二隻

魏畧蜀先主好結眊韻會眊而志切一日績羽爲衣
一日兜鍪上飾孔明與兄瑾及孫權書俱有白眊字
備載楊去奢輯諸葛書按晉語郤叔虎被羽先登遂
克之韋昭注被羽者以鳥羽繫於背若今將軍負眊
矣韋昭亦吳人季漢時當有此製太平御覽引庾翼
書今致兜鍪白眊自副雙旛眊一副又朱漆鏰二十
張鏰所
諫切絳碧畫幡黑眊自副陶侃故事云奉獻金鏰
白眊四枚通鑑齊永明中李叔獻獻純銀兜鍪乃孔
雀眊宋書竟陵王誕傳須官髮爲稍眊朱超石傳白

眊旣舉超石赴之北史蠕蠕傳白眊赤漆槩十張俗
說謝安年十三時便有名譽慕容垂餉謝白狼眊一
雙吳志甘寧挾持弓弩負眊戴鈴曹操與楊彪書今
贈足下十鈴眊一具隋書禮儀志云長槩楯弩及甲
眊各稱兵數又云羽葆眊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
絲眊鼓吹著武冠又煬紀云大業三年車駕發江都
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
禽獸有堪斃眊之用者殆無遺類何承天戰城南篇
云虎騎躍華眊旋又劉苞詩云
鳴珂飾華眊梁簡文帝虎窟山寺

詩飄飄旌旄懸梁元帝燕歌行金羈翠旄往交河升

以此為度信詩殊誤又武帝襄陽詞翠旄白玉羈簡文帝馬槩譜序云翠旄與紅塵俱動隋煬帝

詩采旄分脩廊又劉孝儀孝威詩俱用采旄此所云羽衣蓋飾者

非耶又按漢魏故事云若與外國節皆用赤黑為旄

異于常節後漢光武紀持節北渡河注節所以為信

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西南

夷傳黃金旄牛旄顧野王曰旄結毛為飾也即今馬

及弓槩上纓旄也博雅云旄旄芻也沈約吐谷渾傳

論云金芻旄旄非用斯急南齊禮志云玉輅十二旒

金塗龍衙火燄幡真旄二韜飛軫幡用赤油金有紫

真旄繁纓金塗紫皮紫真旄橫在馬前指南車竿縣

雜色真孔雀旄西京雜記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

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資治通鑑隋煬帝時

四方散樂大集舞者鳴環佩綴花旄後魏書島夷傳

繡帷鏤帶重鈴疊旄梁書陸襄傳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旄此數種又出於羽衣兜鍪之外矣升庵引東

京賦髣髴被繡以為證張按李善注髣髴頭茸騎也

漢書羿為髦頭又西陽雜俎引北齊迎南使儀云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為稍

髻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髻色

戎馬編古今注云秦皇東巡猛獸突

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作

狸頭以威不虞狸頭即髦頭也乃玄中記及摯虞決

疑要注所載髦頭與縞說互有同異惟張茂先云壯

士怒髮踴衝冠義取於此張公語差為得之徐爰云

熊皮冠謂之髦頭審爾則髦自屬皮冠眊自屬羽飾

髻髦二物李叅軍槩以髦頭茸騎釋之誤矣

曹操書十鈴眊古文苑作鈴苞一具當以徐堅為

正

按魏文帝列異傳云秦文公時梓化為牛以騎擊

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因是置

旄頭騎使先驅叅軍或據曹說耶

眊音二見北堂書鈔孔雀眊注獨十誦律第四十

卷眊衣注音而容反又曹憲廣雅注以為音毛未

知何出

又眊字義

筆亦可名眊魏辛毗云御史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
直備位眊筆耳隋志今文官七品已上通眊之是也

貂亦可名眊董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
尾謂之惠文冠隋志云侍臣眊豐貂是也拂亦可名
眊張敞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眊拂二枚
南史婆利國主坐金高坐侍女持白眊拂及孔雀扇
是也珠亦可名眊北史吐谷渾傳夸呂椎髻眊珠以
阜爲帽是也色絲亦可名眊梁書貞惠世子傳以五
色眊辨鮑泉鬚是也鳥羽俱可名眊沈佺期詩鸚鵡
林中彩眊分柳絮荻花亦可名眊內典翻譯名義集
云兜羅綿亦翻楊華或稱兜羅眊梁元帝春荻詩云

非秋無有眊未燒不生煙是也藤亦可爲眊齊民要
術云眊藤大小如葦蒿蔓衍生人採取剝之以作眊
是也据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眊則凡絲羽華草之
下垂者並可以眊名矣眊之義於是乎大備

眊筆崔豹古今注作珥筆

爹有三音姐有六音

爹字今作陟邪反廣雅云爹奢父也大可反南史所
稱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其證也程大昌引
孫愐唐韻羗人呼父曰爹音遮則爹有三音矣姐子

野反廣雅云姐毋也案字書姐即肥字子我反漢書
 楊雄傳藉蕩姐之場後漢書西羌傳有封養牢姐多
 姐多音先廉反勒姐注音紫升庵轉注畧又音租孃姐女
 態也字本作媼省作姐引稽康詩恃愛肆姐不訓不
 師張按說文媼字訓女嬌也將豫切李善注稽康幽
 憤詩亦引說文音子豫切升庵以稽詩姐字音租姝
 誤然則姐有六音矣

蓮有三音苴有十五音敦有十二音
 蓮七賢切漢地理志蓮勺之蓮音輦廣雅鳶尾鳥蓮

射干也蓮音所夾反苴有十四音見升庵澹園所引
 按荀子大畧篇云藍苴路作似知而非註苴讀爲姐
 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姐
 伺也才野切此音二先生所未引者則苴有十五音
 矣敦有九音見筆乘按荀子禮論篇云憚詭其所敦
 惡之文也注敦讀爲頓頓困躓也筆乘載爾雅敦丘
 之敦音鈍按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之敦音頓丘一
 成爲敦丘之敦音惇如覆敦者敦丘之敦音堆未聞
 有音鈍者筆乘不知何據又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

謂之渾敦敦音徒本反莊子越人斷髮文身司馬彪本斷作敦則敦又可音斷此三音又筆乘所遺者然則敦有十二音矣

佳俠函光

悼李夫人賦曰佳俠函光孟康曰佳俠猶佳麗也陋甚說文云佳善也俠俛也又釋俛云使也停云止也俛停俗從女此二字極狀輕颺之態廣雅云俛佺遊挑俠也古任俠遊俠亦取輕佻不檢義賦中云菱扶

音經

俛風縹姚愈莊南華經姑射神人吸風飲露洞

冥記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旋重幕恐隨風而去也張平子南都賦儂才齊敏高唐賦湫湫如風洛神賦驚鴻遊龍流風迴雪謝康樂江妃賦飄翰凌煙皆俠字注脚俠之一字畫家所云逸品也郊祀歌亦云被華文厠露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蒞蘭芳澹容與獻嘉觴俠嘉即佳俠也武皇漁色真有神解楊子雲亦是個中人方言云凡好而輕者謂之娥或謂之媼或謂之姣美人不俠必不能佳函光者即所云神光離合也明君之豐容靚飾太真之傾國名花僅

可供肉眼賞鑿子瞻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
誰敢憎猶未是品花具眼。

子建樂府用寒字。

曹子建樂府炮鼈炙熊躡宋本作寒鼈李善注韓羊
韓兔韓雞本韓國所爲也韓古寒字通此鮮姝強按
子建七啓又云搴芳蓮之巢龜宋本作寒芳苓李善
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又云寒今脰肉也脰不曉何物
侯鯖錄及靖康細素雜記二書引廣韻之炙魚煎食
曰脰資暇云涪肉謂之寒皆未甚悉按脰古鯖字一

作鯖齊民要術有脰魚鮓法又有五侯脰法云用食
板零拚雜鮓肉入水煮如作羹法儀禮士昏禮云六
羹涪在爨又設涪於醬南注涪去急反煮肉汁也然
則有汁者卽謂之寒不必更生別解矣

六經正誤云涪從肉不從

日作涪者非

若用修晦伯引崔駰傳之雞寒曹植文之寒

鷓說姝未暢考雞寒出崔駰博徒論楊陳俱云駰傳
亦誤也若寒之與韓自不可通左氏世本以韓哀爲
寒哀漢書古今人表以寒浞爲韓浞或一時傳寫誤
耳則可韓厥可寒乎

倩靚字義

魏志陳思王曰顧當面試奈何倩人倩所見反說文
 倩美也逸詩巧笑倩兮漢人呼魏無知為魏倩東方
 先生字曼倩荀氏六子皆字倩東齊人以壻為倩皆
 與假手義無關按廣雅云招命靚招呼也又云令召
 靚也靚才性反曹憲注云屈靚之靚今云靚師僧者
 是矣倩人當為靚人王融曲水詩序靚粧藻野袷服
 縵川本相如太冲二賦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未
 盡其趣靚者召也言極其艷飾目挑心招所謂冶容

誨謠也班婕妤賦云眇眇兮靚處亦同靚召之義蓋
 團扇被捐以後幽憂餘生魂魄眇眇如有所失靚處
 者猶楚些之招魂願復返其故處也倩之為靚審矣
 若甘泉賦之暗暗靚深王莽傳清靚無塵之靚自當
 以靜義解之可強一哉

愁有四音

愁本音鋤尤切楊雄著畔牢愁音曹憂也文子曰肉
 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注愁音
 囚易晉如愁如鄭玄曰變色貌陸德明釋文愁音子

小反與悄同

升庵以為畔牢愁之愁音曹即俗
情字按韻書情自音棕楊說非也

情也現數我漢以理理令情與亦

